



列傳第五十八

晉書八十八

御撰

孝友

大矣哉孝之為德也分渾元而立體道貫
三靈資品彙以順名功苞萬象用之于國
動天地而降休徵行之于家感鬼神而昭
景福若乃博施備物尊仁安義柔色承顏
怡怡盡樂擊鮮就養豐豐忘劬佳苞思莖
忝之勤循咳有採蘭之詠事親之道也屬
屬如在哀哀罔極聚薪流慟銜虛與嗟灑

風樹以隕心頰寒泉而沫泣追遠之情也
審德蒞仕正務移官居高匪危在醜無爭
協脩升以匡化懷履冰而砥節立身之行
也是以閔曾翼翼遵六教而緝貞規蔡董
烝烝私七體而垂令迹亦有至誠上感明
祗下贊郭巨致錫金之慶陽雍標時王之
社烏馴丹羽巢叔和之室鹿呈白毳擾功
文之廬然則因被孝慈而生友悌理在兼
綜義歸一揆夫天倫之重共氣分刑心睽

則葉穎荆枝性合則華承棣萼乃有推肥
代瘦徇急難之情護果同衾盡懽愉之致
緬窺湘素載流塵躅者歟晉氏始自中朝
逮于江左雖百六之災遄及而君子之道
未消孝悌名流猶為繼踵王偉元之行已
許季義之立節夏方盛彥體至性以馳芬
庾袞頰令篤友于而宣範自餘羣士咸標
懿德採其遺絢足厲澆風故著孝友篇以
續前史云耳

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徇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卹况臣孤苦尪羸之極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

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殊私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養劉之日短也烏烏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但蜀之人士及二州牧

伯之所明知皇天后土實所覽見伏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身死當結草帝覽之曰早之有名不虛然哉乃停召後劉終服闋復以洗馬徵至洛司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故對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蟲流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是知成敗一也次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臯陶相與

語故得簡大雅誥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已敵言教是以碎耳華善之出為溫令而憎疾從事嘗與人書曰慶父不死曾難未已從事白其書司隸司隸以密在縣清慎弗之劾也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密令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忿之於是都官從事奏

免密官後卒於家二子賜興

賜字宗石少能屬文嘗為玄鳥賦詞甚美

州辟別駕舉秀才未行而終興字雋石亦

有文才刺史羅尚辟別駕尚為李雄所攻

使興詣鎮南將軍劉弘求救興因願留為

弘參軍而不還尚白弘即奪其手版而遣

之興之在弘府弘立諸葛孔明羊叔子碣

使興俱為之文甚有辭理

盛彥

盛彥字翁子廣陵人也少有異才年八歲

詣吳太尉戴昌昌贈詩以觀之彥於坐答

之辭甚慷慨母王氏因疾失明彥每言及

未嘗不流涕於是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

食必自哺之母既疾久至于婢使數見捶

撻婢忿恨伺彥暫行取蟻螯炙飴之母食

以為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

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從此

遂愈彥仕吳至中書侍郎吳平陸雲薦之

於刺史周浚本邑大中正劉頌又舉彥為
小中正太康中卒

夏方

夏方字文正會稽永興人也家遭疫癘父
母伯叔羣從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
號哭晝則負土十有七載葬送得畢因廬
于墓側種植松柏烏鳥猛獸馴擾其旁吳
時拜仁義都尉累遷五官中郎將朝會未
嘗乘車行必讓路吳平除高山令百姓有

罪應加捶撻者方向之涕泣而不加罪大
小莫敢犯焉在官三年州舉秀才還家卒
年八十七

王裒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祖脩有名魏
世父儀高亮雅直為文帝司馬東閔之役
帝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
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
引出斬之裒少立操尚行已以禮身長八

尺四寸容貌絕異音聲清亮辭氣雅正博
學多能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
朝廷也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
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
涕淚著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
輒到墓曰哀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
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
廢蓼莪我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
蠶或有助之者不聽諸生密為刈麥裒遂

棄之知舊有致遺者皆不受門人為本縣
所役告哀求屬令哀曰卿學不足以死身
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
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檐乾飯兒負鹽鼓草
屨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安
丘令以為詣已整衣出迎之哀乃下道至
土牛旁聲折而立云門生為縣所役故來
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一縣以
為耻鄉人管彥少有才而未知名哀獨以

為必當自達掖而友之男女各始生便共
許為婚彥後為西夷校尉卒而葬于洛陽
哀後更稼其女彥弟馥問哀哀曰吾薄志
畢願山藪昔嫁姊妹皆遠去凶斷絕毋此
自誓今賢兄子葬父于洛陽此則京邑之
人也豈吾結好之本意哉馥曰嫂齊人也
當還臨淄哀曰安有葬父河南而隨母還
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北海邴春少立志
操寒苦自居負笈游學鄉邑僉以為邴原
後出哀以春性險狹慕名終必不成其後
春果無行學業不終有識以此歸之哀常
以為人之所行期於當歸善道何必以所
能而責人所不能及洛京傾覆寇盜蜂起
親族悉欲移渡江東哀戀墳壟不去賊大
盛方行猶思慕不能進遂為賊所害

許孜

許孜字季義東陽吳寧人也孝友恭讓敏
而好學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冲

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學竟還鄉里沖
在郡喪亡孜聞問盡哀負擔奔赴送喪還
會稽跡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沒柴
毀骨立柱而能起建墓于縣之東山躬自
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愍孜羸憊苦求來
助孜晝則不逆夜便除之每悲號鳥獸
翔集孜以方營大功乃棄其妻鎮宿墓所
列植松柏亘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
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為猛

獸所殺置於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乃為
作冢埋於隧側猛獸即於孜前自撲而死
孜益歎息又取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
犯者積二十餘年孜乃更娶妻立宅墓次
烝烝朝夕奉亡如存鷹雉棲其深簷鹿與
猛獸擾其庭圃交頸同游不相搏噬元康
中郡察孝廉不起巾褐終身年八十餘卒
于家邑人號其居為孝順里咸康中太守
張虞上疏曰臣聞聖賢明訓存乎舉善褒

賤所興不遠千載謹按所領吳寧縣物故人許攷至性孝友立節清峻與物恭讓言行不貳當其奉師則在三之義盡及其喪親實古今之所難咸稱殊類致感猛獸祖害雖臣不及見然備聞斯語竊謂祭順董黯無以過之攷沒積年其子尚在性行純慤今亦家於墓側臣以爲攷之履操世所希逮宜標其令跡甄其後嗣以疇旣往以獎方來陽秋傳曰善善及其子孫臣不達

大體請臺量議跡奏詔旌表門閭蠲復子孫其子生亦有孝行圖攷像於堂朝夕拜焉

庾袞

庾袞字叔裒明穆皇后伯父也少履勤儉篤學好問事親以孝稱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厲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于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

復撫柩哀臨不輒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
欲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衮亦無恙父老咸
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
行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始疑疫癘之
不相染也初衮諸父並貴盛惟父獨守貧
約衮躬親稼穡以給供養而執事勤恪與
弟子樹籬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先生
何恭之過衮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
父亡作宮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

食對曰母食不甘衮將何居母感而安之
衮前妻荀氏繼妻樂氏皆官族富室及適
衮俱棄華麗散資財與衮共安貧苦相敬
如賓母終服喪居于墓側歲大饑藜藿不
糝門人欲進其飯者而衮每曰已食莫敢
為設及麥熟獲者已畢而採掬尚多衮乃
引其羣子以退曰待其間及其掬也不曲
行不旁撻跪而把之則亦大獲又與邑人
入山拾橡分夷嶮序長幼推易居難禮無

遠者或有斬其墓柏莫知其誰乃召鄰人
集于墓而自責焉因叩頭泣涕謝祖禰曰
德之不脩不能庇先人之樹衾之罪也父
老咸亦爲之垂泣自後人莫之犯撫諸孤
以慈奉諸寡以仁事加于厚而教之義方
使長者體其行幼者忘其孤孤甥郭秀比
諸子姪衣食而每先之孤兄女曰芳將嫁
美服既具衾乃刈荆茗爲箕箒召諸子集
之于堂男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少孤汝

逸汝豫不汝疵瑕今汝適人將事舅姑灑
掃庭內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噐罌之為美
欲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也而以舊宅與其
長兄子賡翁及翁卒衾哀其早孤痛其成
人而未娶乃撫柩長號哀感行路聞者莫
不垂涕初衾父誡衾以酒每醉輒自責曰
余廢先父之誡其何以訓人乃於父墓前
自杖三十鄰人褚德逸者善事其親老而
不倦衾每拜之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兄

弟諸兄友之皆拜其母衮獨不拜準弟徽
曰子不拜吾親何衮曰未知所以拜也夫
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也其義至
重衮敢輕之乎遂不拜準徽歎曰古有亮
直之士君近之矣君若當朝則社稷之臣
歟君若握兵臨大節孰能奪之方今徵聘
君實宜之於是鄉黨薦之州郡交命察孝
廉舉秀才清白異行皆不降志世遂號之
為異行元康末潁川太守召為功曹衮服

造役之衣杖鍤荷斧不俟駕而行曰請受
下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衮遂巡辭退請
徒行入郡將命者遂逼扶升車納於功曹
舍既而衮自取已車而寢處焉形雖恭而
神有不可動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
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厚為之禮而遣焉
齊王罔之唱義也張弘等賜掠于陽翟衮
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是時百姓
安寧未知戰守之事衮曰孔子云不教而

戰是謂棄之乃集諸羣士而謀曰二三君子相與處于險將以安保親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爲主不散則亂矣將若之何衆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誰袞默然有間乃言曰古人急病讓夷不敢逃難然人之立主貴從其命也乃誓之曰無恃險無怙亂無暴鄰無抽屋無樵採人所植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戮力一心同恤危難衆咸從之於是峻險阨杜蹊徑

脩碛塢樹藩障考功庸計丈尺均勞逸通有無繕完器備量力任能物應其宜使邑推其長里推其賢而身率之分數既明號令不二上下有禮少長有儀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及賊至袞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蒲而勿發賊挑戰晏然不動且辭焉賊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三時人語曰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其度異行乎及問歸于京師踰年不朝袞曰晉室

早矣寇難方興乃攜其妻子適林慮山事
其新鄉如其故鄉言忠信行篤敬比及暮
年而林慮之人歸之咸曰庾賢及石勒攻
林慮父老謀曰此有大頭山九州之絕險
也上有古人遺迹可共保之惠帝遷于長
安交乃相與登于大頭山而田於其下年
穀未熟食木實餌石藥同保安之有終焉
之志及將收獲命子忱與之下山中塗目
眩瞶墜崖而卒同保赴哭曰天乎獨不可

舍我賢乎時人傷之曰庾賢絕塵避地超
然遠迹固窮安陋木食山棲不與世同榮
不與人爭利不免遭命悲夫哀學通詩書
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訓蒙幼
臨人之喪必盡哀會人之葬必躬築勞則
先之逸則後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是以
宗族鄉黨莫不宗仰門人感慕為之樹碑
焉有四子忱茂澤掬在澤生故名澤因掬
生故曰掬茂後南渡江中興初為侍中茂

生願安成太守

孫晷

孫晷字文度吳國富春人吳伏波將軍秀之曾孫也晷為兒童未嘗被呵怒顧榮見而稱之謂其外祖薛兼曰此兒神用清審志氣貞立非常童也及長恭孝清約學識有理義每獨處幽闇之中容止瞻望未嘗傾邪雖侯家豐厚而晷常布衣蔬食躬親壘畝誦詠不廢欣然獨得父母愍其如此

欲加優饒而夙興夜寐無暫懈也父母起居嘗饌雖諸兄親饋而晷未離左右富春車道既少動經山川父難于風波每行乘籃輿晷躬自扶侍所詣之處則於門外樹下藩屏之間隱息初不令主人知之兄嘗篤疾經年晷躬自扶侍藥石甘苦必經心目跋涉山水祈求懇至而聞人之善欣若有得聞人之惡慘若有失見人饑寒立周贍之鄉里贈遺一無所受親故有窮老者

數人恒往來告索人多厭慢之而畧見之
欣鄙逾甚寒則與同衾食則與同器或解
衣推被以卹之時年饑穀貴人有生刈其
稻者畧見而避之須去而出旣而自刈送
與之鄉鄰感愧莫敢侵犯會稽虞喜隱居
海隅有高世之風畧欽其德甥喜弟預女
為妻喜戒女棄華尚素與畧同志時人號
為深鴻天婦濟陽江惇少有高操聞畧學
行過人自東陽往候之始面便終日譚宴

結歡而別司空何充為揚州檄畧為主簿
司徒蔡謨辟為掾屬立不就尚書張國明
州土之望表薦畧公車特徵會卒時年三
十八朝野嗟痛之畧未及大斂有一老父
編袍草履不通姓名徑入撫柩而哭哀聲
慷慨感于左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
又方門者告之喪主怪而追焉直去不顧
同郡顧和等百餘人歎其神貌有異而莫
之測也

顧含

顧含字弘都琅邪莘人也祖欽給事中父
默汝陰太守含少有操行以孝聞兄畿咸
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于醫家家人迎
喪旒旒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顧仆稱畿
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
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
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
爾葬也旒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

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其夕母及家人又
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
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
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
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
甚微存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
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
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含乃絕棄人事
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石崇重

含停行贈以甘旨含謝而不受或問其故
答曰病者綿昧生理未全既不能進噉又
未識人惠若當謬留豈施者之意也幾竟
不起含二親既終兩兄繼沒次嫂樊氏因
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
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督履束帶醫人疏方
應須髯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
歎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
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

童子逡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
嫂病即愈由是著名本州辟不就東海王
越以為太傅參軍出補閬陽令元帝初鎮
下邳復命為參軍過江以含為上虞令轉
主國郎中丞相東閣祭酒出為東陽太守
東宮初建含以儒素篤行補太子中庶子
遷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歷散騎常侍大
司農豫討蘇峻功封西平縣侯拜侍中除
吳郡太守王導問含曰卿今蒞名郡政將

何先谷曰王師歲動編戶虛耗南北權豪
競招游食國弊家豐執事之憂且當衝之
勢門便反田粟數年之間欲令戶給人足
如其禮樂俟之明宰含所歷簡而有恩明
而能斲然以威御下導歎曰顏公在事吳
人歛手矣未之官復為侍中尋除國子祭
酒加散騎常侍遷光祿勳以年老遜位成
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祿大夫門施行馬
賜牀帳被褥勅太官四時致膳固辭不受

于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隆重宜
僚宜為降禮太常馮懷以問於含含曰王
公雖重理無偏斂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
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
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侯於我我有
邪德乎人嘗論少正郊盜跖其惡孰深或
曰正郊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為其含
曰為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
誅由此言之少正為甚衆咸服焉郭璞嘗

遇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已
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
自有性命無勞著龜桓溫求婚于含含以
其盛滿不許惟與鄧攸深交或問江左羣
士優劣荅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卞
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其雅重行實抑
絕浮偽如此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卒
遺命素棺薄斂謚曰靖喪在殯而鄰家失
火移棺紼斷火將至而滅僉以為淳誠所

感也三子髦謙約髦歷黃門郎侍中光
祿勳謙至安成太守約零陵太守竝有
聲譽

劉殷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高祖陵漢光祿休
夫殷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曾
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董而不言食不
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
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覺深重幼

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為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重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董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瘡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時人嘉其至性通感競以穀帛遺之殷受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酬耳弱冠

博通經史綜核羣言文章詩賦靡不該覽性倜儻有濟世之志儉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類然而不可侵也鄉黨親族莫不稱之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司空齊王攸辟為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宣子識達之士也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楹也吾方希達如椽掾耳不憑之豈能立乎吾今主母在堂既應他命無容不竭

盡臣禮便不得就養子輿所以辭齊大夫
良以色養無主故耳宣子曰如子所言豈
庸人所識哉而今而後吾子當為吾師矣
遂以女妻之宣子者并州豪族也家富於
財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識如此何
慮不得為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乎宣子
曰非爾所及也誠其女曰劉殷至孝冥感
兼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為世名公汝
其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

奉殷如君父焉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
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盛
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有二
白鳩巢其庭樹自是名譽彌顯太傅楊駿
輔政備禮聘殷殷以母老固辭駿於是表
之優詔遂其高志聽終色養勅所在供其
衣食蠲其徭賦賜帛二百匹穀五百斛趙
王倫篡位孫秀夙重殷名以散騎常侍徵
之殷逃奔鴈門及齊王冏輔政辟為大司

馬軍諮祭酒既至謂殷曰先王虚心召君
君不至今孤辟君君何能屈也殷曰出祖
以大聖應期先王以至德輔世既堯舜為
君稷契為佐故殷希以一夫而距于乘為
不可迴之圖幸邀唐虞之世是以不懼斧
鉞之戮耳今殿下以神武睿姿除殘反政
然聖迹稍靡嚴威滋肅殷若復爾恐招華
士之誅故不敢不至也罔竒之轉拜新興
太守明刑旌善甚有政能屬永嘉之亂沒

於劉聰聰竒其才而擢任之累至侍中太
守錄尚書事殷恒戒子孫曰事君之法當
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而況萬乘
乎夫犯顏之禍將彰君過宜上思召公咨
商之義下念鮑鮒觸鱗之誅也在聰之朝
與公卿恂恂然常有後已之色士不脩操
行者無得入其門然滯理不申籍殷而濟
者亦已百數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
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

與北州之學殷門爲盛竟以壽終

王延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也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母至忌日則悲啼一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勅延求而不獲杖之派血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水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

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己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晝則傭賃夜則誦書遂究覽經史皆通大義州郡禮辟貪供養不起父母終後廬於墓側非其蠶不衣非其耕不食屬天下喪亂隨劉元海遷于平陽蠶蠶之暇訓誘宗族侃侃不勸家牛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而授與初無吝色其人後自知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眾延仍

以與之不復取也年六十方仕於劉聰稍
遷尚書左丞至金紫光祿大夫聰死後斬
準將作亂謀之于延延不從準既誅劉氏
自號漢大王以延為左光祿大夫延又大
罵不從準遂殺之

王談

王談吳興烏程人也年十歲父為鄰人竇
度所殺談陰有復讎志而懼為度所疑寸
刃不畜日夜伺度未得至年十八乃密市

利鋪陽若耕鋤者度常乘舡出入經一橋
下談伺度行還伏草中度既過談於橋上
以鋪斬之應手而死既而歸罪有司太守
孔巖義其孝勇列上宥之巖諸子為孫恩
所害無嗣談乃移居會稽修理巖父子墳
墓盡其心力後太守孔愨究其義行元興
三年舉談為孝廉時稱其得人談不應召
終于家

葉虞

堯虞字子深魏郡黎陽人也父冲有深識
遠量惠帝時為黃門郎河間王顥執權引
為司馬冲知顥必敗就職一旬便稱疾求
退虞仁孝自天至年十四喪父毀瘠過禮
日以米百粒用糝藜藿其姊諭之曰汝毀
瘠如此必至滅性滅性不孝宜自抑割虞
曰藜藿雜米足以勝哀虞有園在宅北數
里瓜果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援多
棘刺恐偷見人驚走而致傷損乃使奴為

之開道及偷負瓜將出見道通利知虞使
除之乃送所盜瓜叩頭請罪虞乃權然盡
以瓜與之嘗行寄宿逆旅同宿客失脯疑
虞為盜虞默然無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
此舍數失魚肉雞鴨多是狐狸偷去君何
以疑人乃將脯主至山家間尋求果得之
客求還衣虞投之不顧虞知兄仕于石勒
之世咸登顯位惟虞耻臣非類陰欲避地
海東會丁母憂遂止哀毀骨立廬于墓側

五年後石勒以為武城令虞以密邇黃河
去海微近將申前志欣然就職石季龍太
守劉徵甚器重之徵遷青州刺史請虞為
長史帶祝阿郡徵遇疾還鄴令虞監行州
府屬季龍死國中大亂朝廷以虞名父之
子必能立功海岱潛遣東莞人華挺授虞
寧朔將軍青州刺史虞曰功名非吾志也
乃附使者啓讓刺史靖居海右不交境外
雖歷偽朝而不豫亂世以此高之卒于官

虞五世同居閨門豈稷符堅青州刺史符
朗甚重之嘗詣虞家升堂拜其母時人以
為榮

何琦

何琦字萬倫司空充之從兄也祖父龔後
將軍父阜淮南內史琦年十四喪父哀毀
過禮性沉敏有識度好古博學居于宣城
陽穀縣事母孜孜朝夕色養常患甘鮮不
贍乃為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以選補宣

城涇縣令司徒王導引為參軍不就及丁
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停柩在殯為鄰
火所逼烟焰已交家乏僮使計無從出乃
匍匐撫棺號哭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
免燒其精誠所感如此服闋乃慨然嘆曰
所以出身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以效智
力實利微祿私展供養一旦煢然無復恃
位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黷清朝哉於是
養志衡門不交人事耽翫典籍以琴書自

娛不營產業節儉寡欲豐約與鄉鄰共之
鄉里遭亂姊沒人家琦惟一婢便為購
贖然不為小謙凡有贈遺亦不苟讓但於
已之餘輒復隨而散之任心而行率意而
動不占卜無所事司空陸玩太尉桓溫並
辟命皆不就詔徵博士又不起簡文帝時
為撫軍欽其名行召為參軍固辭以疾公
車再徵通直散騎侍郎散騎常侍不行由
是君子仰德莫能屈也桓溫嘗登琦縣界

山喟然嘆曰此山南有人焉何公真止足者也琦善養性老而不衰布褐蔬食恒以述作為事著三國評論凡所撰錄百許篇皆行于世年八十二卒

吳達

吳達吳興人也經荒饑疾病合門死者十有三人達時亦病篤其喪皆隣里以簞蓆裹而埋之達夫妻既存家極貧窘冬無衣被晝則傭賃夜燒磚甃晝夜在山未嘗休止遇毒蟲猛獸輒為之下道暮年成七墓十三棺時有賻贈一無所受太守張崇義之以羔鴈之禮禮焉卒於家

史臣曰尊親之道禮經之明訓孝友之義詩人之美談是知人倫之本罔茲攸尚盛翁子立行淳至素業真才流慟致其感通含哺申其就養載昌昌貴其清韻陸雲嘉其茂德王衷隱居不從其辟行已莫逾其禮枯柏以應其誠驚雷以危其慮永言重察

異時均美許攷少而敦學禮備在三馴維
棲其梁棟猛獸擾其庭圃居喪之禮寔古
今之所難焉庾叔喪不置表於執勤則裕
存乎訪業幽顯不易其操疫癘不駭其心
急病讓夷之規有古人之風烈矣孫畧之
匪懈王談之復讎神人惜其亡良守宥其
罪矧躬幼丁艱酷柴爨逾制發三冬之董
賜七年之粟至誠之契義形于茲王延叩
冰而召鱗扇席而清暑雖黃香孟宗抑菴

倫輩其餘羣子竝孝養可崇清風素範高
山景行會其宗流同斯志也

贊曰德之所屆有感必徵孝哉王許來慕
烝烝揮泗凋柏對楫巢鷹密彥夏庾風標
至性文度私都勤脩懿行敦彼孝友載光
謠詠鳩馴長盛魚薦延元談桑義闡琦吳
道存專洞之德咸摛左言

列傳第五十八

晉書八十八

音義

豐豐音尾循咳該音曬所綺反頰與反沫莫反葛詩

時吏反毳此反茜芳反黜子反誚誚子反豎刁音聃聃音聃

反蟪曹齊音飴與反之之蓼莪五上音六下喬音居

反邴兵邴反承負笈其輒反學士所以反風土記反許攸音茲

羸僊防反介頸居反郢搏音博袞古本反裕一本管

音舉參先感反捃居反運象音茗音條賡加音蚩反說

文續孛音奴音叟初反力藥而反髓音忱直反牛眩音脊音

反蔑莫結反呵呼反何籃音廬音屬反惇都反昆瞳音

刮古反滑音髦音董居反隱音榘下上所直反緣反穰音

反扶丑栗反認而反晉音鈕助反魚音頡許反金音焰同燄音

瞻音榮渠音營音購古反候音葦音鬼音埽音璧音蒲音歷音梲音

反髯波音盪音

列傳第五十九

晉書八十九

御撰

忠義

古人有言君子殺身以成仁不求生以害
仁又云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信哉斯言也
是知墮節苟合其安義夫豈吝其沒捐軀
若得其所烈士不愛其存故能守鐵石之
深衷厲松筠之雅操見貞心於歲暮標勁
節於嚴風起鼎鑊其如歸履危亡而不顧
書名竹帛畫象丹青前史以為美談後來

仰其徽烈者也晉自元康之後政亂朝昏
禍難荐興艱虞孔熾遂使奸凶放命戎狄
交侵函夏沸騰蒼生塗炭干戈日用戰爭
方興雖背恩忘義之徒不可勝載而蹈節
輕生之士無乏於時至若嵇紹之衛難乘
輿卞壺之亡軀鋒鏑桓雄之義高田叔周
崎之節邁解揚羅丁致命于權君辛吉耻
臣于戎虜張禕引鴟以全節王諒斷臂以
厲忠莫不志烈秋霜精貫白日足以激清
厲于萬古厲薄俗于當年者歟所謂亂世
識忠臣斯之謂也卞壺劉超鍾雅周虓等
已入列傳其餘即叙其行事以為忠義傳
用旌晉氏之有人焉

嵇紹

從子舍

嵇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十歲
而孤事母孝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
領選啓武帝曰康誥有言父子罪不相及
嵇紹賢侔欲缺宜加旌命請為秘書郎帝

謂濤曰如卿所言乃堪爲丞何但郎也乃發詔徵之起家爲秘書丞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累遷汝陰太守尚書左僕射裴頠亦深器之每曰使延祖爲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矣沛國戴晞少有才智與紹從子含相友善時人許以遠致紹以爲必不成器晞後爲司州主簿以無行被斥州黨稱紹

有知人之明轉豫章內史以母憂不之官服闋拜徐州刺史時石崇爲都督性雖驕暴而紹將之以道崇甚親敬之後以長子喪去職元康初爲給事黃門侍郎時侍中賈謐以外戚之寵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託焉謐求交於紹紹距而不答及謐誅謐誅紹時在省以不阿比凶族封弋陽子遷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太尉廣陵公陳準薨太常奏謐紹駁曰謐號所以垂之

不朽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文武顯於
功德靈厲表于閭蔽自頃禮官協情謚不
依本準謚為過宜謚曰謬事下太常時雖
不從朝廷憚焉趙王倫篡位署為侍中惠
帝復阼遂居其職司空張華為倫所誅議
者追理其事欲復其爵紹又駁之曰臣之
事君當除煩去惑華歷位內外雖粗有善
事然闔棺之貴著于遠近兆禍始亂華實
為之故鄭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魯戮

僇罪終篇貶翬未忍重戮事已弘矣謂不
宜復其爵位理其無罪時帝初反正紹又
上疏曰臣聞改前轍者則車不傾革往弊
者則政不爽大一統于元首百司役于多
士故周文興于上成康穆于下也存不忘
亡易之善義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
忘穎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
由而兆矣齊王冏既輔政大興第舍驕奢
滋甚紹以書諫曰夏禹以卑室稱美唐虞

以茅茨顯德豐屋蔀家無益危亡竊承毀
敗太樂以廣第舍興造功力為三王立宅
此豈今日之先急哉今大事始定萬姓顛
顛咸侍覆潤宜省起造之煩深思謙損之
理復主之勲不可棄矣矢石之殆不可忘
也罔雖謙順以報之而卒不能用紹嘗請
罔諮事遇罔燕會召董艾葛旟等共論時
政艾言於罔曰嵇侍中善于絲竹公可令
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罔曰今日為權

卿何吝此邪紹對曰公匡復社稷當執物
作則垂之于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署絃
冠冕鳴玉毀省豈可操執絲竹以為伶人
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罔大
慙艾等不自得而退頃之以公事免罔以
為左司馬旬日罔被誅初兵交紹奔散赴
宮有持弩在東閣下者將射之遇有殿中
將兵蕭隆見紹姿容長者疑非凡人趨前
拔箭於此得免遂還榮陽舊宅尋徵為御

史中丞未拜復為侍中河間王顥成都王
穎舉兵向京都以討長沙王又大駕次于
城東又宣言於衆曰今日西討欲誰為都
督乎六軍之士皆曰穎嵇侍中戮力前驅
死猶生也遂拜紹使執節平西將軍屬又
被執紹復為侍中公王以下皆詣鄴謝罪
於穎紹等咸見廢黜免為庶人尋而朝廷
復有北征之後徵紹復其爵位紹以天子
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于蕩

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唯紹儼然端冕
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
于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
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初紹
之行也侍中秦準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
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逆理必
有征無戰若使皇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
何為聞者莫不歎息及張方逼帝遷長安
河間王顥表贈紹司空進爵為公會帝還

洛陽事遂未行東海王越屯許路經滎陽
過紹墓哭之悲慟刊石立碑又表贈官爵
帝乃遣使冊贈侍中光祿大夫加金章紫
綬進爵爲侯賜墓田一頃客十戶祠以少
牢元帝爲左丞相承制以紹死節事重而
贈禮未副勲德更表贈太尉祠以太牢及
帝即位賜謚曰忠穆復加太牢之祠紹誕
于行已不飾小節然曠而有檢通而不雜
與從子含等五人共居撫卹如所同生門

人故吏思慕遺愛行服墓次畢三年者三
十餘人長子眵有父風早夭以從孫翰襲
封成帝時追述紹忠以翰爲奉朝請翰以
無兄弟自表還本宗太元中孝武帝詔曰
褒德顯仁哲王令典故太尉忠穆公執德
高邈在否彌宣貞潔之風義著千載每念
其事愴然傷懷忠貞之胤蒸嘗宜遠所以
大明至節崇獎名教可訪其宗族謁爵主
祀於是復以翰孫曠爲弋陽侯

舍字君道祖喜徐州刺史父蕃太子舍人
舍好學能屬文家在鞏縣亳丘自號亳丘
子門曰歸厚之門室曰慎終之室楚王瑋
辟爲掾瑋誅坐免舉秀才除郎中時弘農
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莊周于
室廣集朝士使舍為之讚舍援筆為弔文
文不加點其序曰帝堦王弘遠華池豐屋
廣延賢彥圖莊生垂綸之象記先達辭聘
之事畫真人于刻桷之室載退士於進趨

之室可謂託非其所可弔不可讚也其辭
曰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授其生自然
資其量器虛神清窮玄極曠人僞俗季真
風旣散野無訟屈之聲朝有爭寵之歎上
下相陵長幼失貫於是借玄虛以助溺引
道德以自獎戶詠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
象今王生沉淪名利身尚帝女連耀三光
有出無處池非巖石之溜宅非茅茨之宇
馳屈產于皇衢畫茲象其焉取嗟乎先生

高跡何局生處巖岫之居死寄彫楹之屋
託非其所沒有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
悲而吐曲粹有愧色齊王問辟為征西參
軍襲爵武昌鄉侯長沙王又召為驃騎記
室督尚書郎又與成都王穎交戰穎軍轉
盛尚書郎旦出督戰夜還理事含言于又
曰昔魏武每有軍事增置掾屬青龍二年
尚書令陳矯以有軍務亦奏增郎今奸逆
四逼王路擁塞倒懸之急不復過此但居

言理事尚須增郎况今都官中騎三曹盡
出督戰夜還理事一人兩役內外廢乏含
謂今有十萬人都督各有主帥推轂授綬
委付大將不宜復令臺僚雜與其間又從
之乃增郎及令史懷帝為撫軍將軍以含
為從事中郎惠帝北征轉中書侍郎及蕩
陰之敗含走歸荊陽未與初除大弟中庶
子西道阻闕未得應召范陽王虓為征南
將軍屯許昌復以含為從事中郎尋授振

威將軍襄城太守馮為劉喬所破舍奔鎮南將軍劉弘於襄陽弘待以上賓之禮舍性通敏好薦達才賢常欲崇趙武之謚加臧文之罪屬陳敏作亂江揚震蕩南越險遠而廣州刺史王毅病卒弘表舍為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未發會弘卒時或欲留舍領荊州舍性剽疾與弘司馬郭勣有隙勣疑舍將為己害夜掩殺之時年四十四懷帝即位謚曰憲

王豹

王豹順陽人也少而抗直初為豫州別駕齊王冏為大司馬以豹為主簿冏驕縱失天下心豹致牋於冏曰豹聞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將以安主定時保存社稷者也是以為人臣而欺其君者刑罰不足以為誅為人主而逆其諫者靈厲不足以為謚伏惟明公虛心下士開懷納善款誠以著而逆耳之言未入於聽豹伏思晉政漸缺始

自元康以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乃
事勢使然未為輒有不善也今公尅平禍
亂安國定家故復因前傾敗之法尋中間
覆車之軌欲異長存非所敢聞今河間樹
根於閔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于
江漢三面貴王各以方割強盛竝興戎馬
處險善之地且明公興義討逆功蓋天下
聖德光茂名震當世今以難賞之功挾震
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

悔退則羨黎生庭巢此求安未知其福敢
以淺見陳寫愚情昔武王代紂封建諸侯
為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
公主之及至其末霸國之世不過數州之
地四海強兵不敢入闕九鼎所以然者天
下習於所奉故也今誠能尊用周法以成
都為北州伯統河北之王侯明公為南州
伯以攝南土之官長各因本職出居其方
樹德於外盡忠於內歲終率所領而貢於

朝簡良才命賢雋以為天子百官則四海
長寧萬國幸甚明公之德當與周召同其
至美危敗路塞社稷可保願明公思高祖
納婁敬之策悟張良履足之謀遠臨深之
危保泰山之安若合聖思宛許可都也書
入無報豹重牋曰豹書御已來十有二日
而聖旨高遠未垂採察不賜一字之令不
勅可否之宜蓋霸王之神寶安危之秘術
不可須臾而忽者也伏思明公挾大功抱

大名懷大德執大權此四大者域中所不
能容賢聖所以戰戰兢兢日昃不暇食雖
休勿休者也昔周公以武王為兄成王為
君伐紂有功以親輔政執德弘深聖恩博
遠至忠至仁至孝至敬而攝事之日四國
流言離主出奔居東二年賴風雨之變成
王感悟若不遭皇天之應神人之察恐公
且之禍未知所恨也至于執政猶與召公
分陝為伯今明公自視功德孰如周公且

元康以來宰相之患危機竊發不及容思
密禍潛起輒在呼噏豈復晏然得全生計
前鑒不遠公所親見也君子不有遠慮必
有近憂息至乃悵悔無所及也今若從豹
此策皆遣王侯之國比與成都分河為伯
成都在鄴明公都宛寬方千里以與圻內
侯伯子男小大相率結好要盟同獎皇家
貢御之法一如周典若合聖規可先旨與
成都共論雖以小才願備行人昔廝養燕

趙之微者耳百里奚秦楚之商人也一開
其說兩國以寧況豹雖陋大州之綱紀加
明公起事險難之主簿也故身雖輕其言
未必否也罔令曰得前後白事具意輒別
思量也會長沙王又至于罔案上見豹謂
罔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馳下打殺罔
既不能嘉豹之策遂納又言乃奏豹曰臣
忿奸凶肆逆皇祚顛墜與成都長沙新野
共興義兵安復社稷唯欲戮力皇家與親

親宗室腹心從事此臣夙夜自誓無負神明而主簿王豹比有白事敢造異端謂臣忝備宰相必遭危害慮在一旦不祥之聲可矯足而待欲巨與成都分陝為伯盡出蕃王上誣聖朝鑒御之威下長妖惑疑阻衆心嚙啗背憎巧賣兩端訕上謗下讒內間外造惡導奸坐生猜嫌昔孔丘匡魯乃誅少正子產相鄭先戮鄧析誠以交亂名實若趙高詭怪之類也豹為臣不忠不順之俄而罔敗

劉沉

劉沉字道真燕國薊人也世為北州名族少仕州郡博學好古太保衛瓘辟為掾領本邑大中正敦儒道愛賢能進霍原為二品及申理張華皆辭旨明峻為當時所稱齊王冏輔政引為左長史遷侍中于時李

派亂蜀詔沉以侍中假節統益州刺史羅尚深州刺史許雄等以討派行次長安河間王顥請留沉為軍司遣席遠代之後領雍州刺史及張昌作亂詔顥遣沉將州兵萬人征西府五千人自藍田關以討之顥不奉詔沉自領州兵至藍田顥又逼奪其衆長沙王又命沉將武吏四百人還州張方既逼京都王師屢敗王湖祖述言于父曰劉沉忠義果救雍州兵力足制河間

詔與沉使發兵襲顥窮急必召張方以自救此計之良也又從之沉奉詔馳檄四境合七郡之衆及守防諸軍塢壁甲士萬餘人以安定太守衛博新平太守張光安定功曹皇甫澹為先登襲長安顥時頓于鄭縣之高平亭為東軍聲援聞沉兵起還鎮渭城遣督護虞瓌率步騎萬餘人逆沉于好畤接戰瓌衆敗顥大懼退入長安果急呼張方沉渡渭而壘顥每遣兵出

閩輒不利沉乘勝攻之使澹博以精甲五千從長安門而入力戰至顓帳下沉軍來逐顓軍見澹等無繼氣益倍馮翊太守張輔率衆救顓橫擊之大戰于府門博父子皆死之澹又被擒顓竒澹壯勇將活之澹不爲之屈於是見殺沉軍遂敗率餘卒屯于故營張方遣其將郭偉夜至沉軍大驚而潰與麾下百餘人南遁為陳倉令所執沉謂顓曰夫知己之顧輕在三之節重不可違君父之詔量強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殖醢之戮甘之如齊辭義慷慨見者哀之顓怒鞭之而後腰斬有識者以顓于上犯順虐害忠義知其滅亡不久也

麴允

麴允金城人也與游氏世為豪族西州為之語曰麴與游牛羊不數頭南開安明北望青樓洛陽傾覆閭鼎等立秦主為皇太

子於長安鼎總攝自揆允時為安惠護軍
始平太守心害鼎功且規權勢因是殺京
兆太守梁綜乃與綜弟馮翊太守結等攻
鼎走之會雍州刺史賈疋為屠各所殺允
代其任愍帝即尊位以允為尚書左僕射
領軍持節西戎校尉錄尚書事雍州如故
時劉曜旃凱趙染數萬眾逼長安允擊破
之擒凱於陣曜復攻北地允為大都督驃
騎將軍次于青白城以救之曜聞而轉寇

上郡允軍于靈武以兵弱不敢進曜後復
圍北地太守麴昌遣使求救允率步騎赴
之去城數十里羣賊繞城放火烟塵蔽天
縱反間詐允曰郡城已陷焚燒向盡無及
矣允信之衆懼而潰後數日麴昌突圍赴
長安北地遂陷允性仁厚無威斷吳皮王
隱之徒無賴凶人皆加重爵新平太守竺
恢始平太守楊像扶風太守竺爽安定太
守焦嵩皆征鎮杖節加侍中常侍村塢主

帥小者猶假銀青將軍之號欲以撫結衆
心然諸將驕恣恩不及下人情頗離由是
羌胡因此跋扈關中淆亂劉曜復攻長安
百姓饑甚死者太半久之城中窘逼帝將
出降歎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帝至平
陽為劉聰所幽辱允伏地號哭不能起聰
大怒幽之於獄允發憤自殺聰嘉其忠烈
贈車騎將軍謚節愍侯

焦嵩安定人初率衆據雍曜之逼京都允
告難於嵩嵩素侮允曰須允困當救之及
京都敗嵩亦尋為寇所滅

賈渾

賈渾不知何郡人也太安中為介休令及
劉元海作亂遣其將喬晞攻陷之渾抗節
不降曰吾為晉守不能全之豈苟求生以
事賊虜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哉晞怒執將
殺之晞將尹崧曰將軍舍之以勸事君晞
不聽遂害之

王育

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為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歔流涕時有暇即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為羊主所債育將鬻南已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身長八尺餘鬚長三尺容貌絕異音聲動人子章以兄之子妻之為立別宅分之資業育受之無愧色然行已任性頗不

偶俗妻喪弔之者不過四五人然皆鄉閭名士太守杜宣命為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為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鷄乎育執刃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辱吾君汝謂吾刃鈍邪敢如是乎前將殺之宜懼跣下抱育乃止自此知名司徒王渾

辟為掾除南武陽令為政清約宿盜逃奔
他郡遷并州督護成都王穎在鄴又以育
為振武將軍劉元海之為北單于育說穎
曰元海今去育請為殿下促之不然懼不
至也穎然之以育為破虜將軍元海遂拘
之其後以為太傅

韋忠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也少慷慨有不可奪
之志好學博通性不虛諾閉門脩己不交

當世每至吉凶親表贈遺一無所受年十
二喪父哀慕毀悴杖而後起司空裴秀弔
之匍匐號訴哀慟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
子長大必為佳器歸而命子願造焉服闋
遂廬於墓所願慕而造之皆託行不見家
貧藜藿不充人不堪其憂而忠不改其樂
願為僕射數言之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
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
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願然而無厭棄

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
邪裴常有此託我常恐洪濤蕩嶽餘波見
漂況可臨尾閭而闖沃焦哉太守陳楚迫
爲功曹會山羌破郡楚鵠子出走賊射之
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韋忠
願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
謂曰義士也舍之忠於是負楚以歸後仕
劉聰爲鎮西大將軍平羌校尉討叛羌矢
盡不屈節而死

辛勉

辛勉字伯力隴西狄道人也父洪左衛將
軍勉博學有貞固之操懷帝世累遷爲侍
中及洛陽陷隨帝至平陽劉聰將署爲光
祿大夫勉固辭不受聰遣其黃門侍郎喬
度齎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
命而虧高節事二姓下見武皇帝哉引藥
將飲度遽止之曰主上相試耳君真高士
也歎息而去聰嘉其貞節深敬異之爲築

室于平陽西山月致酒米勉亦辭而不受
年八十卒勉族弟賓愍帝時為尚書郎及
帝蒙塵於平陽劉聰使帝行酒洗爵欲觀
晉臣在朝者意賓起而抱帝大哭聰曰前
殺庾珙輩故不足為戒邪引出遂加害
焉

劉敏元

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也厲已脩學不以
險難改心好星歷陰陽術數潛心易太玄

不好讀史常謂同志曰誦書當味義根何
為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理
之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也永嘉之亂自齊
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而西行
及滎陽為盜所劫敏元已免乃還謂賊曰
此公孤老餘年無幾敏元請以身代願諸
君舍之賊曰此公於君何親敏元曰同邑
人也窮窶無子依敏元為命諸君若欲役
之老不堪使若欲食之復不如敏元乞諸

君哀也有一賊瞋目叱敵元曰吾不放此
公憂不得汝乎敵元奮劍曰吾豈望生邪
當殺汝而後死此公窮老神祇尚當哀矜
之吾親非骨肉義非師友但以見投之故
乞以身代諸大夫慈惠皆有聽吾之色汝
何有覩面目而發斯言顧謂諸盜長曰夫
仁義何常寧可失諸君子上當為高皇光
武之事下豈失為陳項乎當取之由道使
所過稱詠威德柰何容畜此人以損盛美
當為諸君除此人以成諸君霸王之業前
將斬之盜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嘗
之犯義乃俱免之後仕劉曜為中書侍郎
太尉長史

周該

周該天門人也性果烈以義勇稱雖不好
學而率由名教叔父級為宜都內史亦忠
節士也聞譙王承立義湘州甘卓又不同
王敦之舉而書檄不至級謂該曰吾嘗疾

王敦挾陵上之心今稱兵構逆有危社稷之勢譙王宗室之望據方州之重建旗幟衆圖嚴武昌甘安南少著勇名士馬器械當今為盛聞與譙王剋期舉義此乃烈士急病之秋吾致死之時也汝其成吾之志申款于譙王乎該欣然奉命潛至湘州與丞相見口陳至誠承大悅會王敦遣其將魏又圍承甚急該乃與湘州從事周崎間出反命俱為人所執考之至死竟不言其

故級由是獲免王敦之難

桓雄

桓雄長沙人也少仕州郡譙王承為湘州刺史命為主簿王敦之逆承為敦將魏又所執佐吏奔散雄與西曹韓階從事武延並毀服為僮豎隨承向武昌又見雄姿貌長者進退有禮知非凡人有畏憚之色因害之

韓階

韓階長沙人也性廉謹篤慎為閭里所敬
愛刺史譙王承辟為議曹祭酒轉西曹書
佐及承為魏人所執送武昌階與武延等
同心隨從在承左右桓雄被害之後二人
執志愈固及承遇禍階延親營殯歛送柩
還都朝夕哭奠俱葬畢乃還

周崎

周崎邵陵人也為湘州從事王敦之難譙
王承使崎求救于外與周該俱為魏人偵

人所執又責崎辭情臨以白刃崎曰州將
使求援于外本無定指隨時制宜耳又謂
崎曰汝為我語城中稱大將軍已破劉隗
戴若思甘卓住襄陽無復異議三江州郡
萬里肅清外援理絕如是者我當活汝崎
僞許之既到城下大呼曰王敦軍敗于于
湖甘安南已剋武昌即日分遣大眾來赴
此急努力堅守賊今散矣又於是數而殺
之

易雄

易雄字興長長沙瀏陽人也少為縣吏自
念卑淺無由自達乃脫幘挂縣門而去因
習律令及施行故事交結豪右州里稍稱
之仕郡為主簿張昌之亂也執太守萬嗣
將斬之雄與賊爭論曲直賊怒叱使牽雄
斬之雄趨出自若賊又呼問之雄對如初
如此者三賊乃舍之嗣由是獲免雄遂知
名舉孝廉為州主簿遷別駕自以門寒不

至久處上綱謝職還家後為春陵令刺史
譙王承既距王敦將誅起兵以赴朝廷雄
承符馳檄遠近列敦罪惡宣募縣境數日
之中有衆千人負糧荷戈而從之承既固
守而湘中殘荒之後城池不完兵資又闕
敦遣魏乂李恒攻之雄勉厲所統扞禦累
旬士卒死傷者相枕力屈城陷為乂所虜
意氣慷慨神無懼色送到武昌敦遣人以
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

力弱不能救國之難王室如燬雄安用生
為今日即戮得作忠鬼乃所願也乾憚其
辭正釋之衆人皆賀雄笑曰昨夜夢乘車
挂肉其傍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
斤吾其戮乎尋而乾遣殺之當時見者莫
不傷惋

樂道融

樂道融丹楊人也少有大志好學不倦與
朋友信每約已而務周給有國士之風為

王敦參軍敦將圖逆謀害朝賢以告甘卓
卓以為不可遲留不赴敦遣道融召之道
融雖為敦佐忿其逆節因說卓曰主上躬
統萬機非專任劉隗今慮七國之禍故割
湘州以削諸侯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
政便謂被奪耳王敦背恩肆逆舉兵伐主
國家待君至厚今若同之豈不負義生為
逆臣死為愚鬼永成宗黨之耻邪君當偽
許應命而馳襲武昌敦衆聞之必不戰自

散大勲可就矣卓大然之乃與巴東監軍柳純等露檄陳敦過逆率所統致討又遣齋表詣臺卓性不果決且年老多疑遂待諸方同進出軍稽遲至豬口敦聞卓已下兵卓兄子印時為敦參軍使印求和於卓令其旋軍卓信之將旋主簿鄧憲與道融勸卓曰將軍起義兵而中廢為敗軍之將竊為將軍不取今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一旦而還恐不可行也卓不從道融畫

夜涕淚諫卓憂憤而死

虞悝

虞悝長沙人也弟望字子都並有士操孝悌廉信為鄉黨所稱而俱好臧否以人倫為已任少仕州郡兄弟更為治中別駕元帝為丞相招延四方之士多辟府掾時人謂之百六掾望亦被召耻而不應譙王承臨州知其名檄悝為長史未到遭母喪會王敦作逆承往弔悝因留與語曰吾前被

詔遣鎮此州正以王敦專擅防其為禍今
敦果為逆謀吾受任一方欲率所領馳赴
朝廷而衆少糧乏且始到貴州恩信未著
卿兄弟南夏之翹僂而智勇遠聞古人墨
經即戎況今鯨鯢塞路王室危急安得遂
罔極之情忘忠義之節乎如今起事將士
器械可以濟不惺望對曰王敦居分陝之
任一旦構逆圖危社稷此天地所不容人
神所忿疾大王不以猥劣枉駕訪及惺兄

弟並受國恩敢不自奮今天朝中興人思
晉德大王以宗子之親奉信順而誅有罪
孰不荷戈致命但鄙州荒弊糧器空竭舟
鑑寡少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
方其勢必分然後圖之事可捷也承以為
然乃命惺為長史望為司馬督護諸軍湘
東太守鄭澹敦之姊夫也不順承旨遣望
討之望率衆一旅直入郡斬澹以徇四境
及魏乂來攻望每先登力戰而死城破惺

復為人所執將害之子弟對之號泣裡謂
曰人生有死闔門為忠義鬼亦何恨哉及
王敦平贈惺襄陽太守望衆陽太守遣謁
者至墓祭以少牢

沈勁

沈勁字世堅吳興武康人也父充與王敦
構逆衆敗而逃為部曲將吳儒所殺勁當
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竟殺讎人
勁少有節操哀父死于非義志欲立勳以

雪先耻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進郡將
王胡之深異之及遷平北將軍司州刺史
將鎮洛陽上疏曰臣當藩衛山陵式遏戎
狄雖義督羣心人思自奮然方翦荆棘奉
宣國恩艱難急病非才不濟吳興男子沈
勁清操著于鄉邦貞固足以幹事且臣今
西文武義故吳興人最多若令勁參臣府
事者見人旣悅義附亦衆勁父充昔雖得
罪先朝然其門戶累蒙曠蕩不審可得特

垂沛然許臣所上否詔聽之勁旣應命胡之以疾病解職升平中慕容恪侵逼山陵時冠軍將軍陳祐守洛陽無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效力因以勁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助祐擊賊頗以寡制衆而糧盡援絕祐懼不能保全會賊寇許昌祐因以救許昌為名與寧三年留勁以五百人守城祐率衆而東會許昌已沒祐因奔崖塢勁志欲致命欣獲死所尋為

恪所攻城陷被執神氣自若恪竒而將宥之其中軍將軍慕容虔曰勁雖竒士觀其志度終不為人用今若赦之必為後患遂遇害恪還從容言於慕容暉曰前平廣固不能濟辟閭今定洛陽而殺沈勁實有愧於四海朝廷聞而嘉之贈東陽太守子赤黔為大長秋赤黔子叔任義熙中為益州刺史

吉挹

吉挹字祖冲馮翊蓮芍人也祖朗愍帝時
為御史中丞西朝不守朗歎曰吾智不能
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
乎乃自殺挹少有志節孝武帝初苻堅陷
涿益桓豁表挹為魏興太守尋加輕車將
軍領晉昌太守以距堅之功拜負外散騎
侍郎苻堅將韋鍾攻魏興挹遣眾距之斬
七百餘級加督五郡軍事鍾率眾欲趨襄
陽挹又邀擊斬五千餘級鍾怒迴軍圍之

挹又屢挫其銳其後賊眾繼至挹力不能
抗城將陷引刀欲自殺其友止之曰且苟
存以展他計為計不立死未晚也挹不從
友人逼奪其刀會賊執之挹閉口不言不
食而死車騎將軍桓冲上言曰故輕車將
軍魏興太守吉挹祖朗西臺傾覆隕身守
節挹世篤忠孝乃心本朝臣亡兄温昔伐
咸陽軍次灞水挹攜將二弟單馬來奔錄
其此誠仍加擢授自新野太守轉在魏興

久處兵任委以邊戍疆場歸懷著稱所莅
前年狡氏縱逸浮河而下挹孤城獨立衆
無一旅外摧凶銳內固津要虜賊舟船俘
馘千計而賊并力攻圍經歷時月會襄陽
失守邊情沮喪加衆寡勢殊以至陷沒挹
辭氣慷慨志在不辱杖刃推戈期之以隕
將吏持守用不即斃遂乃杜口無言絕粒
而死挹參軍史穎近於賊中得齋挹臨終
手跡并具說意狀挹之忠志猶在可錄若
蒙天地垂曲宥之恩則榮加枯朽惠隆泉
壤矣帝嘉之追贈益州刺史

王諒

王諒字幼成丹陽人也少有幹略為王敦
所擢參其府事稍遷武昌太守初新昌太
守梁碩專威交土迎立陶咸為刺史咸卒
王敦以王機為刺史碩發兵距機自領交
趾太守乃迎前刺史脩則子湛行州事永
興三年敦以諒為交州刺史諒將之任敦

謂曰脩湛梁碩皆國賊也卿至便收斬之
諒旣到境湛退還九真廣州刺史陶侃遣
人誘湛來請諒所諒勅從人不得入閣旣
前執之碩時在坐曰湛故州將之子有罪
可遣不足殺也諒曰是君義故無豫我事
即斬之碩怒而出諒陰謀誅碩使密刺之
弗剋遂率衆圍諒於龍編陶侃遣軍救之
未至而諒敗碩逼諒奪其節諒固執不與
遂斷諒右臂諒正色曰死且不畏臂斷何
一境患之竟為侃軍所滅傳首京都

宋矩

有十餘日憤恚而卒碩據交州凶暴酷虐
宋矩字處規敦煌人也慷慨有志節張重
華據涼州地以矩為宛成都尉石季龍遣
將麻秋攻大夏護軍深或執太守宋晏以
城應秋秋遣晏以盡致矩矩旣至謂秋曰
辭父事君當立功與義苟功義不立當守
名節矩終不背主覆宗偷生於世先殺妻

子自刎而死秋曰義士也命葬之重華嘉其誠節贈振威將軍

車濟

車濟字萬度敦煌人也果毅有大量張重華以為金城令為充季龍將麻秋所陷濟不為秋屈秋必欲降之乃臨之以兵濟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龐德而受任同之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劍而死秋歎其忠節以禮葬之後重華迎致其喪親臨慟哭贈

宜禾都尉

丁穆

丁穆字彥遠譙國人也積功勞封真定侯累遷為順陽太守太元四年除振武將軍涇州刺史受詔未發會苻堅遣衆寇順陽穆戰敗被執至長安稱疾不仕偽朝堅又頃國南寇穆與關中人士唱義謀襲長安事泄遇害臨死作表以付其妻周其後周得至京師詣闕上之孝武帝下詔曰故順

陽太守真定侯丁穆力屈身陷而誠節彌
固直亮壯勁義貫古烈其喪柩始反言尋
傷悼可贈龍驤將軍雍州刺史賻賜一依
周虓故事為立屋宅并給其妻衣食以終
厥身

辛恭靖

辛恭靖隴西狄道人也少有器幹才量過
人隆安中為河南太守會姚興來寇恭靖
固守百餘日以無救而陷被執至長安興

謂之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可乎恭靖
厲色曰我寧為國家鬼不為羌賊臣興怒
幽之別室經三年至元興中誑守者乃踰
垣而遁歸于江東安帝嘉之相玄請為諮
議參軍置之朝首尋而病卒

羅企生

羅企生字宗伯豫章人也多才藝初拜佐
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補臨汝令刺史王
疑之請為別駕殷仲堪之鎮江陵引為功

曹累遷武陵太守未之郡而桓玄攻仲堪
仲堪更以企生為諮議參軍仲堪多疑少
決企生深憂之謂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
斷事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仲
堪果走文武無送者唯企生後馬路經家
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
迴馬授手遵生有勇力便牽下之謂曰家
有老母將欲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
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

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
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生死是同願少見
待仲堪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玄至荆
州人士無不詣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
堪家或謂之曰玄猜忍之性未能取卿誠
節若遂不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是
殷侯吏見遇以國士為弟以力見制遂不
我從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亦何面目
復就桓求生乎玄聞之大怒然素待企生

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為
勞荊州吏荊州奔亡存亡未判何顏復謝
玄即收企生遣人問欲何言荅曰文帝殺
嵇康嵇紹為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
母玄許之又引企生於前謂曰吾相遇甚
厚何以見負今者死矣企生對曰使君既
興晉陽之甲軍次尋陽並奉王命各還所
鎮升壇盟誓口血未乾而生奸計自傷力
劣不能翦滅凶逆恨死晚也玄遂害之時

年三十七眾咸悼焉先是玄以羔裘遺企
生母胡氏及企生遇害即日焚裘

張禕

張禕吳郡人也少有操行泰帝為琅邪王
以禕為郎中令及帝踐祚劉裕以禕帝之
故吏素所親信封藥酒一甕付禕密令鴆
帝禕既受命而歎曰鴆君而求生何面目
視息世間哉不如死也因自飲之而死
史臣曰中散以膚受目誅王儀以抗言獲

矣時皆可謂死非其罪也偉元耻臣晋室
延祖甘赴危亡所由之理雖同所趣之塗
即異而竝見稱當世垂芳竹帛豈不以君
父居在三之極忠孝為百行之先者乎且
袞獨善其身故得全其孝而紹兼濟于物
理宜竭其忠可謂蘭桂異質而齊芳韶武
殊音而竝美或有論紹者以死難獲譏揚
推言之未為篤論夫君天也天可讎乎安
既享其榮危乃違其禍進退無據何以立
人嵇生之隕身全節用此道也

贊曰重義輕生亡軀殉節勁松方操嚴霜
比烈白刃可陵貞心難折道光振古芳流
來哲

音義

崎去音 彪許交 頽魚毀 暈許歸 伶音 血濺

子賤反又 浣胡管 眦之忍 楠音 之溜力救

勸音 呼噏許及 圻渠希 躄足許慎云舉足

誦所晏 遠為委 疋與雅 鬻音 儻當亮 鷓弋

茨簷疾脂 漂撫昭 瞋昌鄰 偵人丑鄭 憤

側革 掛音 筋奉欣 悝苦回 鯨鯢上渠京反

蓮芍如淳音 粒音 鬣鳥並



